

「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
娘娘廟真的成了天后宮，清朝的大官們真的敕封了娘娘廟，在地的漢人也順服了。

台灣道

自從大員鳳山縣杜君英、朱一貴起事兵敗之後，遠在大陸北京的清政府，感到對台灣統治必須強化，那遠在天邊的一個蕞爾小國這樣不馴，收容了反清刁民，就算是清廷將杜君英和朱一貴等人凌遲處死了！也於事無補，現在連殺猴子給猴子看，猴子都無感了，殺人要殺成一種象徵，戮屍和鞭屍才會讓人民驚嚇！就要叫死人都不得安寧，那些人才會怕。

因為杜君英和朱一貴事件逃跑的清廷文武官員，全部都被押解回到台灣府治，就在赤崁樓外公開斬頭處死，台灣知府王珍逃往澎湖，沒幾天就斃了，裝殮的靈柩暫厝還沒來得及遷回山西原籍埋葬，就被新來的清廷官兵連同他那聚斂的兒子一起解送來台，當眾開棺戮屍，將台灣府治的漢人驚嚇不已，尤其是公開砍頭之刑，數十顆人頭落地之時，血濺十步，慘不可言。

「斬頭犯喔，你這個討債鬼！」這都是諸羅縣的老人家罵孫子的話語。

大清國在台灣以殺止叛略見功效，但是台灣的泉州人、漳州人和客家人已然不合，只因戰功彪炳先入府城的杜君英和屢戰屢敗的鴨母王朱一貴分裂對打，還搶入濫濫庄欲洗劫客家庄被拒，從此以後，便引起漳、泉分裂，廣州來的客家人的警戒……，分裂的還不只這些人，粵人

也分散了，客家人分成山線的客家人和平地的客家人，人人都要保命，有家庭的還要護家護院，誰也不肯輕易涉險了。

住在大山裡的原民根本不理會山下漢人的事，他們只要保護好獵場，不使漢人來犯，來犯者，人頭都要被獵去，陳列在部落中示儆。可是純粹的平埔族卻愈發稀少了，他們為了善保後代子孫，歷代招漢人為婿，平埔族逐漸融入漢人血統從了父姓。

康熙末年，清廷對台灣的行政機構，隨著漢人的擴大墾殖足跡而擴充不已，從原來的三縣二巡擴大成了四縣四廳。

台灣道之下設有台灣府，府下設有：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還有鹿港廳、淡水廳、澎湖廳、葛瑪蘭廳。

康熙六十年更新設了「台灣監察御史」，使之督促各地方的行政衙門。清廷對台灣的管理手法更見細緻了，他們是怕台灣漢人不馴，都是些大陸沿海亡命而來的漢人，與台灣平埔族通婚，歷代生養，台灣府各地已成大邑，連台灣東部，都有漢人的定居了。

台灣歷代有荷蘭人拐騙來的泉州人，逃亡來的漳州人和閩粵人，海盜，明代時交不出一「按畝徵銀」的破產農人，都來了！後來又有國姓爺的三萬精兵來了，不願意雜頭漢人也來了；大清國的大官虎和稅吏兵丁都來了！人販子賣來更多的人了，連漢族女人都捉來了，客家人來了……，人來了都不走了。

可是大清國的官兵來了會走，但是，他們人人都囊括寶島之財，粗腰纏著十萬貫，大獲而

歸離開台灣。各處都有鐵打的營盤，卻有流水價的兵，帶走了多少寶島之財？已經無人知曉了，台灣真是個寶島啊！

曾有清廷的大官一開始就主張要放棄台灣，他們都說：「台灣府，古一荒服地，先是未隸中國版圖……，海外丸泥，不足加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不足共守，日費天府而無益，不如徙其人空其地矣。」然若無此，千百年來，生活在大員的原民可能還有活路。

施琅攻下台灣以後，清政府放棄台灣之說聲震朝野，滿大人紛紛上疏大言：「東寧緣高邱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吳仙蹤神跡之奇，無樓台觀宇之勝，山則蔓草頑翳，水則洪濤齒浸，鹿豕鼠狸所蟠，龍蛇蜃魃所遊，夫既限之以荒裔，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藉以杜絕流亡者在台灣住為藉口，反而比過去更加嚴厲的禁止漢人來台灣和澎湖兩地。

是靖海侯施琅上疏康熙皇帝力爭保台，而且他上疏皇帝的言語如今都成了真，他寫：「台灣雖為海外孤島，北聯吳會，南接粵嶠……，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一旦棄守，必不免為逃軍流民土番嘯聚巢穴……，」每一句都成了真的了！

大清國雖然沒有放棄台灣，可是卻派了奇怪的官人來管理台灣，台灣成了三年一任六年一輪的大清朝官員大肆搜刮的金銀島，是清國大官虎的種種威逼和聚斂，才會激起杜君英和鴨母王朱一貴之變。

杜君英和鴨母王民變是消泯了，但清廷從此認定台灣是「率為逮逃藪」「海盜嘯聚之地。」

1 荒服：五服外稱為荒服，也就是說五等親之外的不相干人。

反正都是逃犯海盜聚集之地，政府就更苛以重稅，還要禁止武器製造和攜帶……。

當台灣府和鳳山縣諸羅縣相繼開發後，再也容不下新到的移民，清廷的衙門到處開設，除了防止民變外，更方便徵收地賦及其他種種賦課，連打鐵的人都要領有執照，須向地方官舉充，由藩司給照……，通台只有二十七家，稱為「鑄戶」規定其鐵采買於內地漳州，私販者治罪……。

太多的苛捐雜稅，人民付不起，於是新舊移民將目光看向東寧王國時期的北路直向「半線」（今之彰化）「竹塹」（今之新竹）遷徙，乃至於到達了台北盆地及淡水河各地了。

鹿港林家庄的大少爺林舍深得母親陳切的調教和諸位伯、叔家族的看重，成了在地的能人，父親林投仔生前，幾乎將一身本領都教給他，如何安排人丁墾殖、如何探看水文，如何與人為善，如何不與人爭，如何造福一方……，林舍於是成了鹿港地方上的能人。

鹿港的過路客人很多，多是遷往半線和竹塹方向去落戶，母親陳切已近花甲之齡，女人心善，她疼惜那些客家人，交代大子林舍不時前去半線協助一、二。

林舍快四十歲了，他將家業交給弟弟們和親族共管，他孤身一人前往半線，與之前結識的客家族長施老先生成為亦師亦友的同伴，施老先生安置了從下淡水溪濫濫庄移來的客家人，可是土地尚未完全開耕，水資源不足，是施老先生派長子施長齡與林舍一起踏勘水文，土地要種糧食才能養活眾人，現在，半線的人居多了，糧食不足，施老先生憂心忡忡。

客家男人多禮能文，人人稱呼林舍為「林先生」，「林先生莫約四十歲，模樣高大古樸，性

情溫和自安，談吐亦是風雅，頗能與客家人笑談。施長齡莫約三十出頭歲，體健能勞作且腹內有文章，父親調教好，還能賦詩寫漢字，都是能做民生實事之人，更是學養好。

施長齡和林先生不時帶著七、八個男人外出探勘半線的地理水文，海岸線遠在天邊，一溜長長有霞光，原來，海天非一色，天地自有別。

半線之地不並寬闊，不似台灣府治附近平原野闊一望無際，此處北遙有塹，東北有北樑是小坵山，東界雖有大脊，猶不甚高，有水出焉，原民稱之為濁水。

林先生欲引濁水為一圳，施家族長已經先引濁水支流為埤，將曲道取石土壅塞成埤，為堰塞狀。林先生信步而行，心理懷想父親林投仔的風範，老大人教背誦口訣是這樣歷歷鮮明如在眼前，施家族長也是老先覺了，早早就有心築水道灌溉農田，林舍感念父親的嚴厲教誨，那是他自小跪在稻埕烈日下的背誦，那築水圳的口訣他終生不能忘。

深淘灘，低做堰，曲合龍，過灣截角，逢正抽心。

但是濁水之溪，灘地礫石廣袤，都是石礫地，河床不深，如何抽心？早先施長老將支流的曲處合龍，也只是疊石敷土，夏季暴雨才有一處大水塘，客家人稱為埤，庄裡人力不多，他該如何進行？

林先生將治水的口訣背誦給施長齡聽，兩人和施家族長詳了許多天，才研究出口訣的漢字寫法，泉州語和客家人的語言發音完全不同，然而漢文這樣奇怪，一寫出來，都懂了意思，

那圖騰一樣的文字似有魔力，眾人在「灘、堰」參詳無結果，不如在「合、截、抽」字上用功。從下淡水溪濫濫庄陸續遷來的客家族人也加入工事，集眾人之力逐步完成了埤圳，灌溉了半線附近八個村庄，時人稱「八堡圳。」

時間到了到了雍正元年，半線的居民更多了，續用老方法又築出了「二八圳」、「福馬圳」和「深圳」等水利工事。連葫蘆墩（今豐原）都有了水利工事的完成。

然而「荒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的道理自古皆然，大清國官府衙門又來了！當初一心想放棄台灣的清廷大官們，不屑台灣這片土丸之地，但是現在這塊土丸之地，在他們的眼裡可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寶島，只要戴上大清官帽，就可以隨意向人民撈取好處。

「僥倖喔！虎鼻師，嗅覺靈敏，隔一條鹹水都能聞到錢味？」
陳切奶奶簡直無法相信長子林舍回來說的事。

「汝講，那個大官虎叫什麼名子來的？」老夫人很好奇。

「阮蔡文，是新任的北路參將，他說，鹿場半被流氓開，還要在彰化縣之下，設立淡水同知衙門，就開在半線，統領半線和竹塹以北的土地稅收。

以前台灣隸屬福建省，設台灣兵備道管理，下有台灣府、總兵和按司獄，第三層才是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澎湖巡檢司，海防同知衙門。

自從鴨母王起義之後，現在已經是改成「台灣道」，第二層有台灣府、台北府。台灣府下是台灣縣、鳳山縣、彰化縣、諸羅縣、恆春縣、澎湖廳、埔里廳、鹿港廳。

那台北府下有淡水縣、新竹縣、葛瑪蘭縣（宜蘭），卑南廳、雞籠廳。

「什麼台灣道？台灣道下還有台灣府、台灣縣？同一道嗎？三叉路口都取相同名子，這些大官虎不懂亂取名子，真是無道，都是疊床架屋，竹篙吊菜刀，簡直胡來。」

陳切奶奶很不高興，她又問兒子：「那一年能收多少？都是誰用去了？」陳奶奶很想知道這些田園厝餉和人頭錢都去了哪裡。

「哪知呢？半線的墾戶的土地就有一千多甲，還不算竹塹、葫蘆墩的土地，一年的稅收、人頭稅、石磨稅、漁網稅、煮鹽稅……，還有鑄戶的執照稅，我也算不出來了，母親，您老人家了，知道那麼多做什麼？」林舍很尊敬母親，擔心她不安。

「汝父親說，不要存銅錢，要存金子，現在還有大山裡的原民拿金沙出來買物件嗎？」

「封山、禁墾都阻止不了人民開墾，但是大山裡的原民受到「土牛溝」所阻，暫時不能出草，可是也不能出山來換物品了。」

「土牛溝還在啊！那個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是沒吃飽啊，隨便就叫人封山、禁墾，我還路過客子說，朝廷叫我們台灣奸民，他才是老奸。」

他們還說，鳳山、諸羅那裡，官兵都去驅逐山民，把人家的房舍都燒光了！入山口用巨大塞斷，不許一人出入，叫人不活了嗎？

還說，偷入台灣番界，及偷越生番地界者杖一百，偷越深山抽藤釣鹿筏木採稷者，杖一百

徒三年，台灣四面都是水，能徒到哪裡去？逼人跳海嗎！僥倖喔。」

老太太很憤慨！陳奶奶一生充滿著正義感。

小孫子們在稻埕跑來跑去，不時跑向老奶奶的懷裡扭滾，另有小兒來招，又一哄而散，到處躲貓貓。

林舍看著家裡的小兒和族裡的小孩取竹片做刀互鬥，還拿著籬筐當盾牌，翻滾打鬥，模仿後庄營盤田那些老漢兵練地堂刀，突然心血來潮。

「母親，那些官兵都叫我們流氓、奸民，叫原民番仔、生番，每年來要錢都不手軟，還說，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視為故常……，可是那些官兵卻不許漢人入山採藤、伐木，還將杜君英起事的檳榔林和阿襖林的人都抓去，蓬廠盡毀，還將瑯瑤的房屋、民宅都燒毀，不許再種田園來往砍粟……，現在又要來這裡設鹿港廳，又要去半縣竹塹那裡，設淡水縣同知衙門和埔里廳……。」

「汝要做什？」老太太陳切是老了，可是心卻不老，她知道兒子有了想法，她也想聽聽。

媳婦們來送滾水、點心，都由長媳帶著孫媳婦來，女人手巧又細心，照顧陳切老奶奶無微不至，小兒們喜歡和奶奶一起，都有好吃食。

「來吃綠豆湯，別撒了，先端給阿祖吃……，端給阿公……。」

林舍吃著綠豆湯，消暑最好，台灣燠熱的天氣，若沒有這一味，很難生存，他在心裡盤算著，妻子卻拉了條凳，也來加入她們母子的對話。

「去請大伯公家的來參詳，汝要辦護庄練團，大伯公家和葫蘆墩的原民頭目阿穆是親家，三叔公家的和三叉河（三義）的老營盤田主也是親家，阿母，汝看好不好？」

陳切老奶奶疼惜的看著長媳，她是黃樟大伯的小女兒，她自小看到大，她那原民平埔族的母親與她交好，年輕的時候教了她不少知識，如今老一輩的都凋零了，只剩下她還活著，活成了林家庄的阿祖。

「汝便看，若有好的，組織起來也好，別叫衙門抓到把柄來敲詐勒索，汝是頂真的後生，要擔起家族責任，但是也別怕事，汝老爸一定歡喜。」